



主编 □ 高艳

贵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编

Legends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Teams In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MAPLE LEAVES WITHSTANDING
SEVERE FORST

经霜的枫叶

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故事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经霜的红叶：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故事/贵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 10
ISBN 978-7-5085-1073-6

I. 经... II. 贵... III. 抗日战争—医疗队—史料—外国
IV. K265.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48450号

出版发行：五洲传播出版社

总 策 划：蒋星恒

主 编：高 艳

副 主 编：方玉明 史继忠 李晶晶

编 辑：杨 竑 张 亮

编 撰：史继忠 傅 宏

责任编辑：荆孝敏 张美景

执行总监：曾 维

装帧设计：刘 津

后期监理：筱 莉

制 作：谢 明

承 制：贵州新华摄影图片社

经霜的 红叶



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故事

legends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teams in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前言·霜叶红于二月花 4

故事一：他们曾经战斗在西班牙 6	9 附录一：匆匆一面 终生难忘——记拘留营里探望国际纵队
故事二：援华医疗队究竟有哪些人 12	23 附录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提供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名单 24 附录三：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的“西班牙医生”
故事三：绕了大半个地球来到贵阳 28	34 附录四：从西班牙来华的医生
故事四：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就是家 36	43 附录五：救护总队部所属各医疗队工作分配表 48 附录六：抗战时期（1937~1945）之救护工作 50 附录七：救护总队第二中队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份工作报告
故事五：心里总是惦记着解放区 52	56 附录八：献身人类正义和进步事业的伟大榜样
故事六：在中国的2000个日日夜夜 58	68 附录九：《追思录》摘 69 《大事记》摘
故事七：冯玉祥将军视察和史沫特莱访问 70	
故事八：白乐夫在中国做医生 74	78 附录十：我在中国做医生 91 附录十一：唐莉华女士简历 92 附录十二：回忆白乐夫 93 附录十三：白乐夫夫妇谴责北约轰炸机轰炸中国大使馆的不法行径
故事九：肯德在常德扑灭鼠疫 94	100 附录十四：军医业务简评及改进之我见 104 附录十五：鼠疫横行在常德
故事十：两个德国犹太人的遭遇 106	111 附录十六：刘祺宝访问白尔和孟威廉
故事十一：患难夫妻和志愿来华的外国夫妇 114	122 附录十七：赵靖璞女士深情缅怀丈夫柯列然 124 怀念我的丈夫柯列然 128 附录十八：罗共党员救死扶伤
故事十二：甘扬道和中国姑娘喜结良缘 130	134 附录十九：参加抗战的最后一位在世外籍医生 138 附录二十：《寻找两位抗日战争中的外籍医生》之索菲亚的中国情 141 附录廿一：《寻找两位抗日战争中的外籍医生》之笛尔哈根之歌 144 附录廿二：我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回忆 147 附录廿三：悼念保加利亚甘扬道医生
故事十三：应史迪威将军之请赴印度 148	156 附录廿四：救护总队第〇七三队在缅工作及自缅撤退情况报告 160 附录廿五：新运第六医疗队在缅工作报告 164 附录廿六：远征军救护概况
故事十四：起来！中国胜利了！ 166	172 附录廿七：《起来！》 208 附录廿八：《中国胜利了》一书的《代序》
故事十五：你们是“盐”你们是“光” 216	221 附录廿九：顾泰尔简历
故事十六：傅拉都从华沙到北京的风雨人生 222	
故事十七：图云关上的纪念碑和高田宜墓 226	232 刘祺宝给贵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信（之一） 233 贵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给刘祺宝的信（之二） 234 刘祺宝给贵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信（之三） 235 查理·顾泰尔教授给刘祺宝的信（之四） 236 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给查理·顾泰尔教授的信（之五）
后记·故事里的故事 238	



前言 · 霜叶红于二月花

200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全国征集选题并组织出版了一系列有纪念意义的外宣画册。由贵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编撰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在贵阳》画册，与《南京大屠杀图录》、《侵华日本关东军731细菌部队》、《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日本战犯再生之地》一起，被列入2005年中国对外宣传图集，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向国内外发行。这套丛书中，中国对待日本侨民和战俘的人道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南京大屠杀的触目惊心形成鲜明的对比，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救死扶伤与绝灭人性的细菌战又是那样尖锐对立。这套颇有影响力的丛书，读后使心灵震撼。

国际援华医疗队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系起来，唱出了一曲正义战胜邪恶的赞歌。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个由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苏联等国的白衣天使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越过万水千山来到贵阳，编入驻在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们在中国度过了2000个日日夜夜，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与中国人民一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坚持到抗战胜利，有的人还奉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的青春，他们的事业和理想，与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留下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白乐夫在中国做医生，肯德在常德扑灭鼠疫，两个德国犹太人的遭遇，三对患难夫妻的经历，甘扬道与中国姑娘喜结良缘，中国学员对顾

泰尔的深切怀念，一桩桩，一幕幕，都给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对于贵阳市来讲，它更是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两山夹峙、流水淙淙的贵阳图云关幽谷中，曾隐藏着抗日战争时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这里曾闪耀着“红十字”的光芒；这里曾留下一批批来自不同国度的反法西斯医疗战士援华抗战的忙碌身影；这里联结并延续着贵阳人民与国际友人之间共同追求正义、和平、进步的跨越国际的深厚情谊。历史选择了贵阳，虽然60年的光阴逐渐抚平了战争的硝烟与印痕，但记忆的年轮却越来越清晰，那些不可遗忘、也无法遗忘的人和事，终将载入史册。

然而，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珍贵的资料都毁于兵火，要找到几张老照片和几份原始记录的确非常困难。为此，贵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专门成立了“国际援华医疗队”资料征集工作小组，会同贵阳市党史研究室、贵阳市档案馆、贵阳市红十字会、贵阳市志办、贵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以及新闻媒体，搜集资料，发掘历史。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生了一段“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故事，贵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图云关森林公园“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前偶遇前来祭拜的张燕滨先生，他是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之一——保加利亚甘扬道先生的夫人张荪芬的侄儿，受姑妈张荪芬的委托专程到贵阳图云关拜祭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和高田宜女士墓。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先生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中国姑娘张荪芬在贵阳相识相恋并结婚，曾传为一段战地佳话。抗战胜利后甘扬道先生与夫人张荪芬回到保加利亚。1983年，两人曾访问中国，向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捐赠了一批珍贵的历史照片。1989年11月，甘扬道夫妇再次访问中国，他们一起故地重游来到贵阳图云关，带着儿子在国际援华医疗

队纪念碑前留影。2004年甘扬道先生去世。这次偶遇使我们找到了张荪芬女士的弟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至善先生和原中国驻德大使馆柏林办事处主任刘祺宝先生。刘祺宝先生在德国结识了一些当时健在的援华医疗队队员，得到许多新的信息，还送来了《白乐夫日记》和白乐夫的回忆录《我在中国做医生》。张至善先生翻译了富华德的《起来》和严斐德的《中国胜利了》，并将它们汇编成《起来！中国胜利了》一书，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帮助我们恢复了历史的记忆。

“国际援华医疗队在贵阳”的故事得以发掘，是偶然也是必然的，许多珍贵的资料在这次发掘中得以再现，许多历史上模糊的片段和人物在这次发掘中逐渐清晰。可是，外宣画册《国际援华医疗队在贵阳》以图片为主，许多来之不易的文献资料无法纳入。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贵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决定另编一本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读物，将《国际援华医疗队在贵阳》的主要内容扩充整理成17个故事，附录有关资料，既可以供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阅读，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又可作为贵阳市的对外宣传读本，还可作为史料供史学工作者参考，于是就有了这本《经霜的红叶——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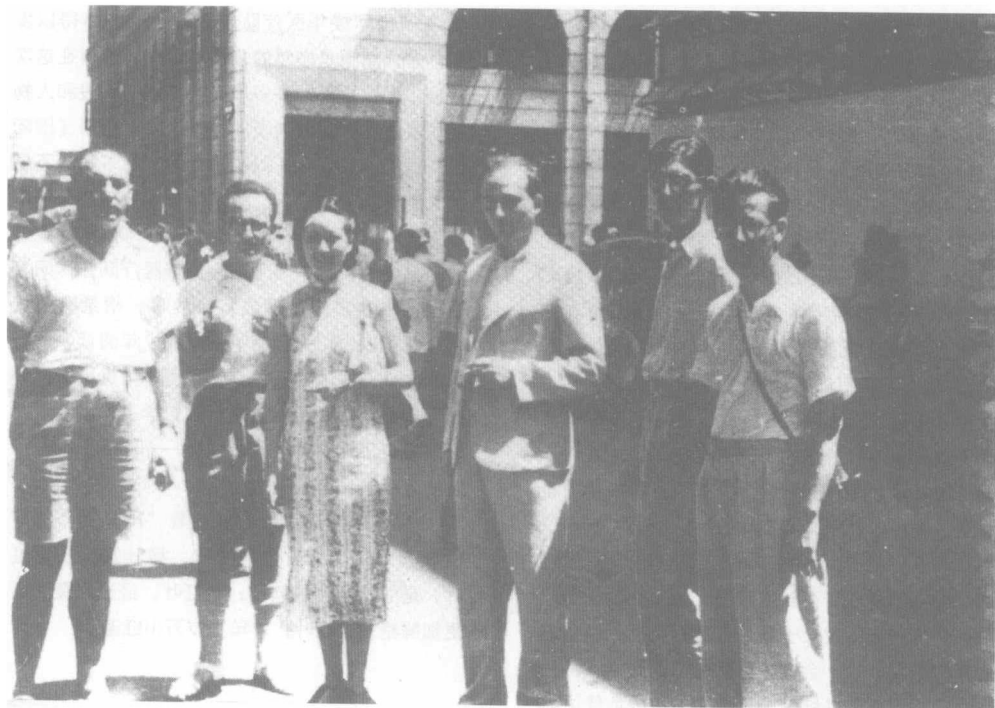
在贵阳图云关上，耸立着“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每当金秋时节，枫叶灿灿。这红叶，是红十字会的象征；这红叶，经过严霜之后更加鲜艳；这红叶，年年岁岁万山红遍！

故事一：

THE MILITARY SERV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TEAMS

他们曾经战斗在西班牙

这两个战线在地理上虽然相隔千里，
但他们的战士们却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是在
肩并肩地战斗着……



上图 / 宋庆龄的秘书在香港接见首批到达中国的援华医疗队员。

1939年9月，由英国伦敦“国际医药援华会”派来的先遣队到达香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女士接见了他们。此事在香港引起轰动，报纸上把他们称为“西班牙医生”。此后陆续到来的几批外籍医生，也都被冠以“西班牙医生”的称号。论国籍，他们当中，有波兰人、德国人、奥地利人、罗马尼亚人，还有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苏联人，偏偏没有一个西班牙人。这并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历史的真实。因为这些不同国籍的人，都曾经战斗在西班牙，是反法西斯的无畏战士。他们来支援中国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爱泼斯坦曾经写道：“这两个战线在地理上虽然相隔千里，但他们的战士们却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是在肩并肩地战斗着。在马德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保卫者们都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而在1938年的武汉和延安，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向战斗中的西班牙人民致以同情的表现。在延安的窑洞之间，人们可以看到当时西班牙流行的口号标语“NOPASARAN”（即“法西斯”过不去！）和听到《保卫马德里》的歌声。”

事情要从“西班牙内战”开始说起。1931年西班牙发生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在此后的几年中，政治风云激荡，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发生了剧烈冲突。1933年议会选举中，右翼的“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获胜，出现了“黑暗的两年”。这件事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次年10月举行了大规模工人起义。“十月事

件”有力地推动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建立，共和党、社会党、共产党及共同联盟等组织达成了一致协议，在1936年2月的选举中，人民阵线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民主选举的政权。然而，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西属摩洛哥的休达电台发出了叛乱的信号，以“整个西班牙晴空万里”为暗号，纠集各种反动势力，组织叛军。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下，佛朗哥以武力颠覆了民主选举产生的西班牙共和国。

此事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公愤，“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欧洲”。为了“博爱、平等、自由”，53个国家的反法西斯志士，志愿组成了一支大约3.5万人的“国际纵队”，开往西班牙，同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他们唱着《保卫马德里》的歌曲，誓用“鲜血和生命维护自由的火种”。在国际纵队中，有一批志愿去西班牙作战地服务的医师，他们都是热爱民主、自由，坚决反对法西斯的热血青年。他们操不同的语言，相互很难通话，但却有共同的心声，在人道主义的号召下，救死扶伤，以医学为人类服务。他们在烈日下的战壕中安置临时救护站，在漆黑的岩洞中建起了战地医院，在血战马德里、埃布罗河战役中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加拿大的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就在保卫共和国的军队中工作，在输血方面建立了功勋，后来又来到中国。援华医疗队的成员，就是当年国际纵队的医务工作者，就是国际反法西

斯战士。

1936年，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为佛朗哥提供了坦克、飞机、大炮和金钱，派出军事顾问和教官，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与此同时，意大利军队和德国军队20万人进入西班牙，封锁了西班牙海岸，直接威胁英、法在地中海的战略基地。11月，佛朗哥叛军占领了西班牙大部分土地，进逼马德里。西班牙军民和国际纵队誓死保卫马德里，粉碎了敌人的三次进攻。他们坚守阵地，浴血奋战，但力量对比悬殊，1937年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失守；1938年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相继陷落；1939年西班牙法西斯独裁政权建立，国际纵队惨痛地失败了。

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半数以上的国际纵队成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长眠在西班牙低矮的橄榄树下。战争失败后，幸存者四

处逃散，成千上万的战士和难民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当时英、法等27个欧洲国家，出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压力，签定了“不干涉”协定，禁止向西班牙出售和输送武器，并成立“不干涉委员会”来监督协定的执行。所以当这批人进入法国境内后，法国当局便以“中立国”的姿态，将他们收容在一起，关押在法国南部地中海边的古尔德斯等集中营。1939年，英国的进步人士组织了“国际医药援华会”，招募到中国支援抗日战争的志愿者，但在英国响应的人不多。他们到集中营招募，法国政府以“离开法国”为条件，签约者便可获得释放。有20多个医务工作者与国际医药援华会签约，组成了“国际援华医疗队”，这便是“西班牙医生”的来历。



上图 / 抗战期间的一张宣传画。

附录一：

匆匆一面 终生难忘

——记拘留营里探望国际纵队

龚普生

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成员，大多来自西班牙战争中的反法西斯“国际纵队”，他们来华前曾被囚禁在法国南部的拘留营里。那时正是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的时候，当时的爱国学生龚普生，到处奔走呼号，1939年她在欧洲参加国际会议寻求国际支持期间，曾去法国南部探望过被囚禁在拘留营里的国际纵队战士。

龚普生女士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中国驻爱尔兰共和国大使等职。1996年，为纪念反法西斯国际纵队成立60周年她撰写文章，记下了当年匆匆一面，终生难忘的悲壮一幕。

1936~1939年西班牙人民保卫共和国，抗击德意法西斯和西班牙叛军的英勇斗争，已经是60年前的历史了。但每当听到这段悲壮的有中国特色和由50多个国家的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的光辉事迹时，我总不禁回忆起1939年我到法、西边境的拘留营地访问被拘禁的国际纵队同志的情况。

1939年我到欧洲参加几个国际会议。那时，德、意法西斯已发动侵略战争，分别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埃塞俄比亚，阿尔巴尼亚，而英、法仍采取妥协政策，纵容德、意和西班牙叛军推翻了西班牙的民主政府。8月份我到了巴黎，那里毫无备战临战的气氛，大街上，马路边，有不少卖彩票的亭子，吵吵嚷嚷地招揽游人。休假的，旅游的，车水马龙，巴黎仍是花都景色。参加国际学生会议的一位法国朋友跟我说，英、法政府妥协，人民受骗。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个好榜样！我说，如果有西班牙代表来讲讲多好。他们地处欧洲，亲身受到德、意法西斯的侵略。他苦笑一下说，他们出不来，原来邀请了一位西班牙代表与会，但他被捕了。逃出来的妹妹只有十二、十

三岁，代表不了哥哥！

谈话的第二天，会议结束的晚上，一位对中国非常友好的美国女学生代表，急匆匆地拍我房门，喜悦而又神秘地悄悄问我：“明天一早到法国靠近西班牙边境的拘留营里去看望国际纵队的人员，你去不去？被拘留的是哪些国家的人还不清楚，反正都是国际纵队的。”我听了这个意想不到的机遇，跳起来抱着她说，“去！怎会不去！”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出发了。除了我们两人外，还有在英国留学的三名印度留学生。另有一位法国人带路。我们走到巴黎郊区的一个铁路支线的小站，等了半天，来了一列火车。我们进入一节陈旧、简陋的空车箱。火车摇摇晃晃地向南驰去，沿途大部分是荒野。过了几个小时，到达一个见不到什么标志的小站，我们下了车。

这里已是法国的南端，再往下一点就是西班牙了。四周是旷野小丘陵，荒无人烟，天阴沉沉的。我们爬过一些小山坡，终于看到一排高高的铁丝网，离铁丝网百余米处，有一排排像兵营似的木屋，这就是拘留着国际纵队人

员的集中营了。

经带路的法国朋友和拘留营的管理人员交涉，我们被允许进入铁丝网，在远离木屋的空地上站着等候。

过一会儿，有两个从木屋里出来。一个是年龄较大的高个子，一个是一头金发年轻的矮个子。他们向我们跑来，自我介绍，高个子是巴西人，是国际纵队的一个负责人；矮的是位反纳粹、反法西斯的德国人。他们见到我这个从正在抗击日寇的中国来的青年朋友，特别兴奋，语言虽不通，却又拉手，又拥抱。然后那个矮个子转身往木屋跑去。不一会儿，三个中国人跟着他走过来了。

没想到在拘留国际纵队人员的集中营里竟看到了中国人！我和我的同伴们更加激动了！

这三个中国人，打头的是一位30多岁的中年人，戴着黑边眼镜，沉着稳重，像个知识分子。另两位黑黑瘦瘦，像是工人。

我自我介绍说，我是来自上海，并简略地讲述了抗日战争的情况。我问他们怎么受到拘禁的？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自由？我可以帮助他们做些什么？我是抢着讲的，说得很快，因为时间有限啊！

那位戴黑边眼镜的同志没有直接答复我，他先介绍那两位中国同志，说他们是工人，是浙江青田人，忠诚勇敢，是在西班牙志愿参战，表现非常好。他说在这个拘留营的国际纵队同志是为掩护国际纵队和西班牙老百姓从西班牙撤退出来，而他们自己是完成任务后，最后一批撤退的，因此被拘禁在法国边

境。现在外面一些团体正在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也不知要过多长时间才可以出去，有人说需要有关国家担保才行。

他说得很安详平稳。最后他说：“请你等一下，我去拿一点东西送给你。”他疾步向木屋走去。

这时，那位巴西同志走过来，通过美国朋友翻译，告诉我说：“刚才讲话的人是位非常勇敢卓越的同志，在前线受过重伤。在拘留营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他还不断鼓励和组织大家坚持斗争。你们中国现在举国一致抗日，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是我们的胜利。我们哪天能离开拘留营，要看各自政府的态度。不过，我相信，法西斯终归要失败的。我们肯定能自由的！”

我抢着告诉他，中国人民对西班牙人民是十分同情和支持的，对国际纵队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十分钦佩的。我们的抗日战争也是在打击共同的敌人，今后我们会更加努力。我还告诉他，在上海，青年们最爱唱一首名为《保卫马德里》的歌，歌词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支持西班牙人民的斗争，结束语是：“保卫马德里，保卫世界和平！”

谈到这里，那位中国同志已从木屋奔跑回来，拿着几张照片，说这是在战场拍摄的，送给你作纪念吧！

这时我才想起，我带有一个简易的照像机。阴沉沉的天已近黄昏，再加上拘留营的看守人已经几次探出头来，意在催促我们离去。我就急急忙忙地和他们几位一起合拍了几张照片，没有说更多的话，就告别分手了。走出铁

丝网，下了山坡，回头看去，巴西、德国和我们中国的几位同志，还站在铁丝网后，恋恋不舍地看着我们离去。

我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我知道国际纵队是以又少又差的武器跟十倍于自己的武器精良的法西斯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的。很多同志战死沙场。幸存的同志几乎每人都受过伤。凡有危险的任务，国际纵队的同志都是争先恐后踊跃承担的。拘留营里的这批同志，都是为掩护部队和西班牙老百姓撤退而留在最后因此被拘禁的。许多优秀的同志在残酷的折磨下埋骨荒滩。而在这小小的木屋里，他们依然坚决镇定，不屈不挠地进行种种正义的斗争，怎不令人感动！

同伴们见我情绪激动，安慰我说，见到本国亲人多好！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们的人哩！我说：“不！你们也找到亲人了！他们五位都是咱们的亲人！”

我们回到巴黎，已是深夜了。

在巴黎我找到在法国工作的雷同志，讲述了探望拘留营的情况。他说，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同情被拘禁的国际纵队人员，是会支持营救活动的。

9月3日，我离开巴黎。那一天，英法对德宣战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戴黑边眼镜当时化名为林济时的是谢唯进同志，1926年入党的党员。在西班牙战争中曾担任国际纵队炮兵纵队的政委、党委书记，参加过保卫马德里、中线东线大反攻及突破勒而诺河等战役，英勇善战，不畏艰险，很受国际纵队同志们的尊敬。

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同志有100多人，经常担任艰巨的关键任务，战功赫赫，至今国际纵队的一些老战士还在称赞中国同志的不朽功勋。

1940年，我从上海到重庆，知道谢唯进等中国同志已脱离拘留营了，至于那些巴西、德国和其他国籍同志的去向就没有消息了。有说法法国自顾不暇，把拘留营解散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在外交部工作，谢唯进同志也在北京，但也没有会过面。最为遗憾的是：十年浩劫后，1978年春，他在悼念韩念龙同志时得到我的地址，带病前来看我，正巧我外出未在，他就给我留了个条子。当我还没有来得及回访他，却得到他病逝的噩耗。

西班牙战争已经过去近60年了，当年国际纵队那种不避艰险，追求真理，为实现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而英勇斗争的崇高精神，仍然给予我们莫大的启迪鼓舞。在遥远的法西边境的拘留营匆匆见过一面的同志，他们的音容终生长留我的记忆里。

1996年8月19日

故事二：

TH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TEAMS

援华医疗队究竟有哪些人

1939年，第一批援华医疗队从欧洲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女士接见了他们。举国上下，为这批反法西斯白衣战士的到来感到欢欣鼓舞。香港报纸发出消息，把他们称为“西班牙医生”。其实，他们当中并无一个是西班牙人，但他们确实来自地中海西岸的西班牙。他们都参加过反佛朗哥政权的西班牙战争，大都是从集中营救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方面颁发给他们的某些证件，在国籍一栏里往往写着“西班牙”的字样。通常所说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主要是指由英国“国际医药援华会”组织和资助来中国的外籍医生。虽然有“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名誉，实际上并没有建立正式组织，而是分几批、从不同的地点来到中国。到达贵阳图云关后，都统一纳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中国医务人员

混编，没有单独的建制，所以对他们的成员总是弄不清楚，不知究竟有哪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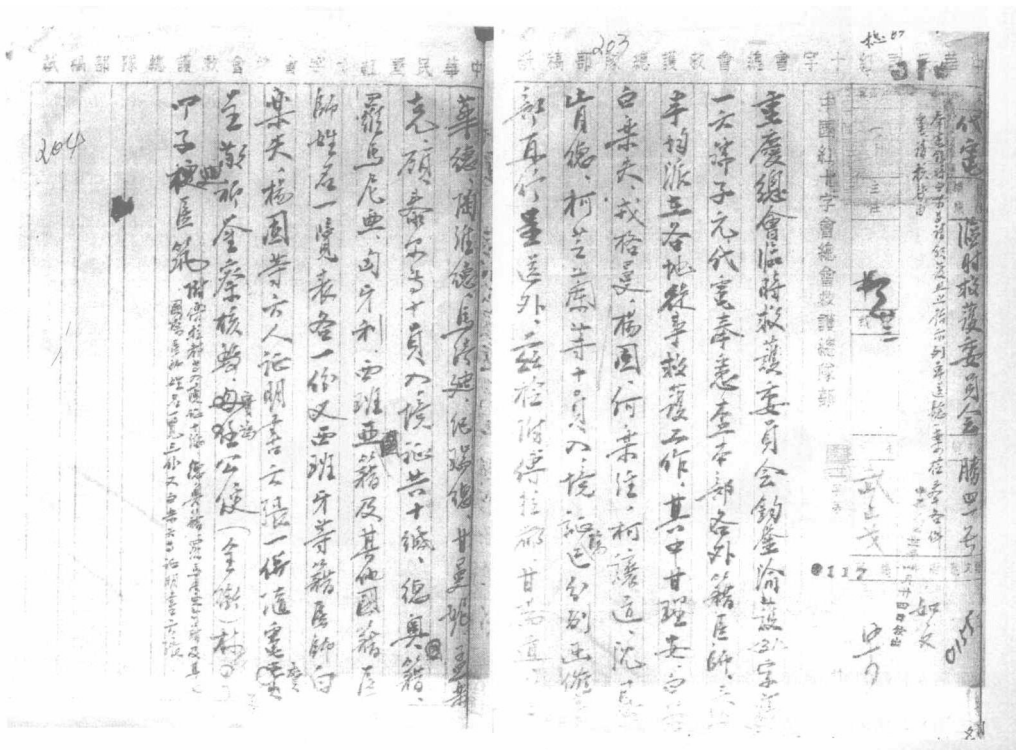
根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提供的资料，在图云关“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列有21人，他们是：波兰的傅拉都、陶维德、柯理格、戎格曼、甘理安、甘曼妮；罗马尼亚的克兰兹多尔夫（柯列然）、克兰兹多尔夫夫人、杨固；德国的玛库斯小姐、贝尔、顾泰尔、白乐夫；匈牙利的沈恩；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奥地利的富华德、肯德、严斐德、王道；捷克的基什；苏联的何乐经。1989年，英国友人克莱格出版了一本《支援中国》的书，提到援华医疗队的一些成员。根据德国顾泰尔先生的回忆，名单中有基什、白乐夫、严斐德、甘扬道、杨固、富华德、白尔、肯德、顾泰尔、傅拉都、陶维德、戎格曼、甘理安、甘曼妮、玛库斯、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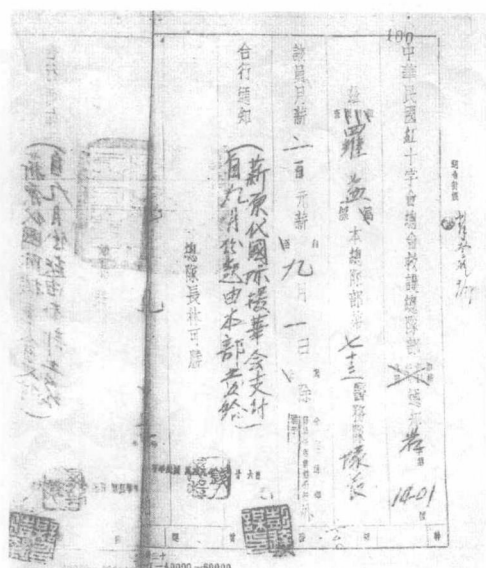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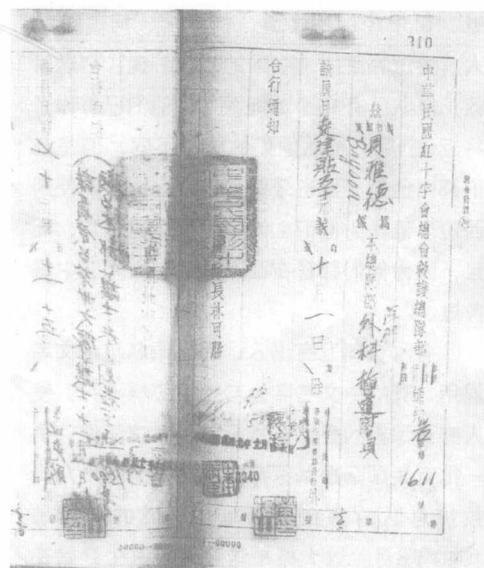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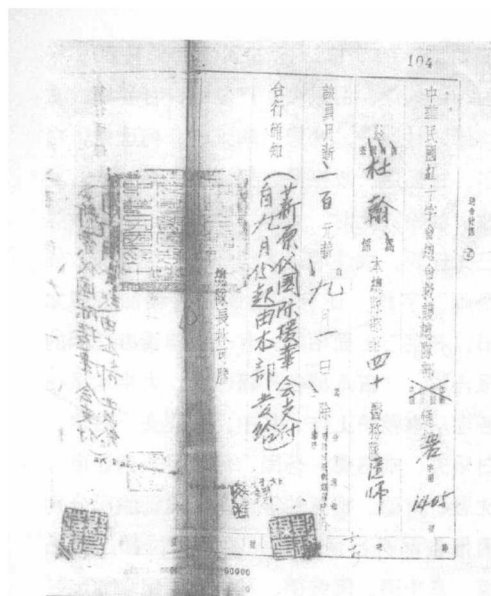
右图 / 外籍医生办理入境护照的文件和名单。

恩、何乐经、柯让道、柯芝兰、柯理格20人。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说：“这时救护总队已有16个欧洲医生，他们已工作了将近9个月。虽然他们的国籍不同，但是我们都叫他们‘西班牙医生’，因为他们使用西班牙语作为他们之间的混合互通语言，而且，因为他们都曾在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中服务过。”

各种资料互有出入，而且原名与中文名混用，有的中文名字也与档案资料不符。使人感到惊喜的是，在贵阳市档案馆还保存了一批有关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档案。有十几份救护总队的薪金通知单，签发的时间是1940年8月。这大概是这些外籍医生开始在救护总队领取薪金的时间，所以特别加注了“薪原代国际援华会支付，自九月份起由本

部发给”的字样。已查到的有傅拉都、杨固、纪瑞德、白乐夫、严斐德、甘曼妮、富华德、甘理安、沈恩、陶维德、柯理格、白尔、甘扬道、戎格曼、柯让道、马绮迪、罗益、杜翰。此时，肯德、顾泰尔、戎格曼等已先任职，故注明“本部调来”或“原本部医师”字样。还有一组聘任书和加薪通知书，名字与上面相同。有一份申请办理护照的报告说：“查本部各外籍医师，大平均派在各地从事救护工作，其中，甘理安、白尔、白乐夫、戎格曼、杨固、何乐经、柯让道、沈恩、肯德、柯芝兰等十人入境证除已分别函催各部再行呈送外，兹附傅拉都、甘扬道、富华德、陶维德、马绮迪、纪瑞德、甘曼妮、孟乐克、顾泰尔等十人入境证共十纸，德、奥籍，罗马尼亚、匈牙利籍及其它





上左图 / 杜翰的工资通知。上右图 / 贝雅德的工资通知。

下左图 / 马绮迪的工资通知。下右图 / 罗益的工资通知。

国籍医师姓名一览表各一份。又西班牙等籍医师白乐夫、杨固等六人证明书六张一并随电赍呈，敬祈鉴察核转”。所附外籍医师一览表，列有他们的中文名字、英文姓名、国籍、现任职务、参加年月、永久驻地、拟派省名等项。

这些来华的外籍医师，按规定都必须填写表格，并附照片。他们每个人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有的接近外国名字的音译，但大多数与原名有很大差别。档案资料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一是校正了原有名单中所列人

员的原名、中文名和国籍；二是增补了部分人员名单，他们是马绮迪、孟乐克、罗益、杜翰、贝雅德；三是关于高田宜的来历；四是其他外籍医生的情况。把各种资料汇总起来，逐一查对相关资料，重新开列了一个“国际援华医疗队名单”，总共有27人，其中，波兰6人，德国7人，奥地利3人，罗马尼亚3人，捷克2人，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英国各1人，另有两人国籍不明，现开列名单如下：

Dr. Samuel Flato	塞缪尔·傅拉托医生	中文名 傅拉都	波兰人
Dr. Victor Taubenfligel	维克托·陶本弗利盖尔医生	中文名 陶维德	波兰人
Dr. Wolf Jungerman	沃尔夫·云格尔曼医生	中文名 戎格曼	波兰人
Dr. Leon Kamieniecki	列·卡梅涅茨基医生	中文名 甘理安	波兰人
Mrs. Mania Kamieniecki	玛利娅·卡梅涅茨基夫人	中文名 甘曼妮	波兰人
Dr. Marcus Eaith	马库斯·绮迪医生	中文名 马绮迪	波兰人
Dr. Herbert Baer	赫伯特·贝尔医生	中文名 白尔或贝尔	德国人
Dr. Rolf Becker	罗尔夫·贝克尔医生	中文名 白乐夫	德国人
Mrs. Joan Becker	琼·贝克尔夫人	中文名 唐莉华	英国人
Dr. Mamlok		中文名 孟乐克	德国人
Dr. W. Lurje	沃·罗益医生	中文名 罗益	德国人
Miss. Edith Markus	艾·玛库斯小姐	中文名 玛库斯	德国人
Dr. Carl Coutelle	卡尔·考泰勒医生	中文名 顾泰尔	德国人
Dr. Hankey (Dr. Wantoch)	德·哈克尔医生	中文名 王道	德国人
Dr. David Jancu	戴维·杨库医生	中文名 杨固	罗马尼亚人
Dr. Jasul Kransdorf	约苏尔·克兰兹多尔夫医生	中文名 柯让道或柯列然	罗马尼亚人
Mrs. Kransdorf	克兰兹多尔夫夫人	中文名 柯芝兰	罗马尼亚人
Dr. Fritz Jensen	弗莱特·严森医生	中文名 严斐德	奥地利人
Dr. Walter Freudmann	沃尔特·弗雷德曼医生	中文名 富华德	奥地利人
Dr. Henryk Kent	亨莱克·肯特医生	中文名 肯德	奥地利人
Dr. Franticek Kriegel	弗兰蒂瑟克·克里格尔医生	中文名 柯理格	捷克人
Dr. Frederick Kisch	弗雷德里克·基什医生	中文名 纪瑞德	捷克人
Dr. Ianto Kanetti	杨·卡内蒂医生	中文名 甘扬道	保加利亚人
Dr. George Schon	捷·舍恩医生	中文名 沈恩	匈牙利人
Dr. Alexander Volokhine	亚历山大·沃罗金医生	中文名 何乐经	苏联人
Arther Jrank Bryoon	阿瑟·J·贝雅德	中文名 贝雅德	国籍不祥
Duhan		中文名 杜翰	国籍不祥